

## 视角分享

# “旅游式的”跨境逃亡

——有感于电影《绝地逃亡》

□郁妍捷

成龙的《绝地逃亡》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我之所以说它不复杂，是因为串起影片主线的故事内容和拍摄手法浅显而直白。与其说这是一部“龙式警匪片”，倒不如说是一部公路风光电影。整场电影依旧充满着动感，虽然跟传统警匪电影的做法不太一样，但跟成龙之前演绎过的功夫电影呈现出来的套路几乎如出一辙：开头滑稽的打斗场景中，连排的木房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坍塌入水，一不小心破坏了人家的好事；成龙扮演的陈港生在与对手纠缠时，顺手拿起过俄罗斯套娃、运用过透明塑胶带等搞笑的反击武器，主角之间的对话参杂着时下最流行的幽默台词；整个历程经历过睡山洞、泼泥浆、步行穿越戈壁、交通工具不给力等一系列的故事，充满艰辛……随处可见的“成龙电影”标签像是被刻意烙印上去，故意扔下的“包袱”与营造的笑点却并不能真正让我开怀大笑。

我很怀念以前那些成龙拍过的电影，我是看着他的片子长大的，是他让我看到不一样的香港警匪片。主题鲜明，情节曲折——紧张的冲突氛围因为有趣故事的穿插变得不那么压抑，近身肉搏的刺激比爆炸和枪战更扣人心弦，两三个搭档间的默契配合一样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红番区》也好，《燕尾服》也好，或者是《尖峰时刻》、《皇家威龙》，成龙用他专业的功夫和喜剧化的表演建立起“龙式”电影的招牌。他成为一种品牌的力量，召唤他的粉丝去影院欣赏他的作品。

《绝地逃亡》作为成龙的新作，他意在打造一部更接近他早期和全盛时期的电影，也许在我看来，效果并不理想，但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

这是一部公路片。从俄罗斯到蒙古，辗转到桂林西南一带，再回到香港，一路的跨境追捕，跨境逃亡。绿皮火车经过的茫茫草原，牛羊成群。茫茫的戈壁黄沙，蜥蜴趴

在羊骨头上吐着小小的舌头。蒙古国的摔跤比赛，篝火晚会；中国西南的青山绿水，广阔梯田和淳朴的民俗，记录了陈港生与唐纳的漫长回港路程，也展示了大美中国的无限自然风光。宁静的乡村田野，金黄的油菜花，让原本叙事节奏紧张的故事变得舒缓，似乎连正在逃难的主角也被眼前的美景所折服，愿意不醉不归了。而悬崖间原本无比危险的绳索滑道，却因为广西的高山流水和蓝天白云的映衬，变成一种极限运动的体验。虽然全片长达111分钟，一个并不算短的时间里，我们在目睹主人公的逃亡中，也随着旅游观光式的镜头看遍大好河山，而不是被迫承受了100来分钟时长的煎熬。成龙大概想通过这部电影，塑造中国式的公路大片。只是柔美的景色让这种野心有些尴尬，涓涓细流冲击得影片本身的基调体无完肤。不过成龙似乎想通过这部电影形成另一种玩法，这样的创新手段或许会打开电影市场的另一片天地来。

故事情节虽然是一块大的短板，但编剧还是尽量在设置悬念。从剧情一开始，主角引导观众把所有的怀疑引向王卫东，一遍一遍地通过台词让我们相信“斗牛士”就是这个富商，直到结尾的时候才揭开真相——曾志伟饰演的阿勇还活着，而他才是真正的大老板；警队里的唐警官也是反派角色，勾结香港黑帮贩卖可卡因。这样的桥段并不新鲜，却因为曾志伟饰演的角色并未在故事过程中出现而成为惊天大逆转，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影片中成龙的花式打斗撑起了故事的全部精彩，也是电影的核心。从影片结尾的片花中可以看到，已经62岁的成龙打起来依然用心、卖力。一招一式，成龙都做得很努力，哪怕是受伤，缠着绷带，他还是亲自上阵。风里雨里水里泥里，他都去摔倒、碰撞，令人心疼。

英雄的白头总是令人唏嘘和遗憾的，廉颇老矣，成龙依然还在继续，毕竟他的动作喜剧，永远无法被人复制。我不苛求一位年过花甲的演员还能玩命为观众呈现惊险刺激，却还是希望能够有高质量的佳作留下来，而不是在荧幕前看到他的老态和“成龙笑点”的过时。

## 新片点击



## 《六弄咖啡馆》 感伤的青春叙述

□沉 羽

“人生，像走一条小巷中，每一个出口，也可能是一个死胡同。生在一个与一般人不同的家庭中，是我人生的第一弄；爱上了你，是我人生的第二弄；注定般的三十六十公里，是我人生的第三弄；失去了你，是我人生的第四弄；母亲的逝去，是我人生的第五弄；在这五弄里，我看不见所谓的出口，出现在我面前的，尽是死胡同。该是结束的时候了，该是说再见的时候了，再见，世界，是我人生的第六弄。”

最早知道《六弄咖啡馆》，是因为台湾作家藤井树的同名小说。在原著里面，主人公小绿的怆然心声字字凄凉。因为藤井树笔下，青春不光有不羁的风情，恣意的快感，率性的悲喜，还有稚嫩的心灵抵挡不住的浩荡哀愁和犀利寒意……

根据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六弄咖啡馆》被媒体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我的少女时代》并称为“台湾青春三部曲”。相对而言，本片的演员阵容中没有柯震东、陈妍希那样的星光熠熠的大牌，甚至有观众抱怨：男女主角的颜值实在欠缺。然而笔者以为：像董子健、颜卓灵、林柏宏、欧阳妮妮这样刚刚出道，“相貌平平”的年轻演员正因其“庸常”的外表，才更符合剧情中的角色设定——毕竟，不是谁的青春友伴，都一个个宛如从画上走下来的。

大多数青春题材影片中，无论主创还是观众，多瞩目于懵懂、单纯并不乏

少年特有执着的爱情。其实呢，除了爱情，还有亲情，还有友情，以及无法回避的惨淡现实。

影片主人公小绿是个单亲家庭中长大的普通男生，成绩一般，心地善良，情感丰富。他在高中时喜欢上了同学心蕊。在小绿的努力下，两人开始了甜蜜的恋爱。但很快，他们因分别考入了不同地方的大学而令这份刚刚萌生出希望的爱情遭遇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们总说“距离产生美”。宋代词人秦观那一句千古传诵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也蒙蔽了不少恋爱中人的眼睛。其实，隔着千山万水的爱情对恋爱双方的情感要求极高，带着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爱情在现实中不一定总能披荆斩棘。也许“异地恋”在一开始的时候还能带给人新奇和期待，但渐渐地，两人都会感到疲劳无力，想象中的美丽情怀如七彩的肥皂泡一样“噗噗”破灭，空间的距离直接影响到情感的亲密度。

而对小绿来说，“屋漏偏遭连夜雨”——心爱的女孩渐行渐远，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竟也撒手人寰。也许有人会觉得，电影里的故事总是夸张的，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过得要简单、平淡得多。不过《六弄咖啡馆》的导演吴子云（也就是“藤井树”，“藤井树”是吴子云的笔名）做得最出色的一点是准确抓住了年轻人彼时彼处的内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心蕊的炽爱和对母亲的依恋一度是支撑小绿生命意义的情感支柱。当着两根支柱毫无征兆地轰然坍塌时，小绿无法逃脱



“哀莫大于心死”的古谶。他生命中那些曾令其欢欣鼓舞的东西瞬间恍惚起来。

辛亏还有好友阿智。该片对这份兄弟般的友情评价极高，算得上是“得友如此，夫复何求”。

在我们曾经欣赏过的很多青春电影中，爱情总习惯性地被PS成梦幻、唯美甚至神圣的样子。《六弄咖啡馆》却不落窠臼，作为“情”，但求真实与恒久。在这样的衡量标准上，爱情也罢，亲情也罢，友情也好，不会因为性质不同而存在谁比谁更高贵的判别标准。在影片中，心蕊的负心薄情和阿智的忠诚守护就形成了鲜明异常的对比。在后者面前，前者显得那样猥琐、渺小，不值一哂。这一点，也令《六弄咖啡馆》在“直面现实”方面做得比同系列的另外两部影片更为深入。

本片没有一般电影格外出在意的大制作，大场面，文人型导演吴子云以一份小说家的情怀和眼光赋予了影片独到的艺术构思。你可以把《六弄咖啡馆》看成是主人公小绿的一段成长故事，也可以看作是小绿和心蕊这对青年爱人间发生的一场铩羽的爱情“伤逝”，更可以看出一种哲理：活着，就必须去经历，去承受，哪怕痛苦，哪怕感伤，哪怕最后情愿放弃整个世界。

其实片中的主人公，大名叫做“关闵绿”，但我更喜欢“小绿”这个亲切的称呼。绿色，是青春的色彩，希望的色彩，充满着生命意识的色彩。颜色从来就是具有暗示作用的。所以在影片的最后，即便小绿选择彻底地离去，还是将自己所无法割舍的东西拜托给了好友阿智——想要守护的女孩，以及想要开一家咖啡馆的梦想……

